

青年马克思与浪漫派的重叠和分野

——对马克思1836年10月到1837年4月诗作的解读

李 彬 彬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撇开文学价值,青年马克思的诗作是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这一时期尽管受浪漫派思想和写作风格的深刻影响,但是在诗歌中,他对于浪漫派耽于艺术,希望借此来解决理想与现实对立的做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排斥。这促使他接近充满现实感的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然而,这个思想团体也没能满足马克思的期待。

[关键词] 浪漫派; 诗; 自我; 世界

[中图分类号] A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2-0014-05

一直以来,学术研究者在面对马克思1836年10月到1837年4月这一时期的作品时,要么以其属于文学范畴对其置之不理,要么以“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对其一带而过。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学术研究的严谨作风。尽管马克思本人已经指出这些创作在文学方面乏善可陈,然而,暂且不论他在《雅典神殿》上发表的“狂歌”还曾获得一丝赞许,单从他对普斯特库亨等风行一时的文学评论家的嘲讽来看,马克思对文学、艺术的判断已经不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的理解。撇开这一点不谈,就算这些诗、剧本是即兴之作,它们也是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世界观。这种判断尤其适合当时深受浪漫主义熏陶的马克思,因为浪漫派的口号就是:“诗和哲学应当统一起来。”^[1]只有借助于对这种世界观的分析,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是在怎样的思想背景中接受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分析还将进一步表明,“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尽管是马克思这一时期作品的核心要素,但是他并没有像浪漫派那样,希望在审美体验中解决主观和客观、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正是这一差别把马克思引向了黑格尔和他的弟子,因为不论是黑格尔的著作还是博士俱乐部的讨论话题都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感。本文先是界定了浪漫派的核心立场;以此参照,在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自我的地位、天才的作用三个方面比较了马克思和浪漫派的观点;最后透过对黑格尔的讽刺诗,讨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最直接的观感。这些内容暗示马克思日后

发展的某种方向。

一 浪漫派的核心立场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到法国七月革命期间德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状态。18世纪末,启蒙运动提出的理想和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差。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给知识分子打了一针强心剂,人们似乎看到了解决理想和现实之间对立的出路。但随后而来的雅各宾派暴力、专政使得这场革命从“各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奇特的现象”变成了“这个时代最可怕、最荒唐的事。”^[2]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拉近,反而陷入更深的对立。时代状况一方面在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绝望的情绪,使他们陷入“退让屈从的英雄主义”,退回到“主体的心灵那一点上”^[3];另一方面,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又推动知识分子进一步研究主体和对象的关系。由于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法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知识分子转而试图在主体方面解决这种对立。浪漫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社会和精神背景中发育起来的。

德国浪漫派作为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情感的、审美的(抒情的)反动”,试图把它所看到的对立转化成一种具有平衡性的和谐。“它把来自各个哲学体系的异质性概念——自然、逻各斯、自我——与一时的感性概念混在一起。”整个浪漫派运动不可避免显得“混乱”,变得“迷雾重重”^{[4] 56-61}。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浪漫派是无法把握的“无定形”之物。

[收稿日期] 2013-01-12

[作者简介] 李彬彬(1983-),男,河南息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国家留学基金委2012年派往柏林洪堡大学的联合培养博士生。

它的很多立场在其哲学根基,即费希特和青年谢林的理论中都能得到说明和理解。

费希特1794年在《论自在的人的使命》中提出,“人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是人的完全自相一致,而且为了使人能自相一致,还在于人以外的一切事物同他对于事物的必然实践概念相一致,这种概念决定着事物应该是怎样的。”他把“理性生物的完全自相一致”界定为“至善”,这也是“纯粹自我的唯一真实形式”。人这种有限的、理性的生物虽然不能达到“至善”,却要把“完善”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5]。费希特实践哲学的这条最高原则也是他的理论哲学的最高原则——“绝对自我”。在“自我”面前,“自然”作为“非我”就算不是虚无,也是无足轻重。在费希特的影响下,浪漫派赋予自我、主体以至高的地位,认为它“有足够大的力量承担起世界创造者的角色”。与此相应,还产生出了浪漫派的反讽手法。“浪漫派的反讽,从本质上说,是与客观性保持距离的主体在思想上采取的权宜之计。……他的反讽对象显然不是主体,而是主体不屑一顾的客观实在。然而,反讽并不是为了毁灭实在。相反,它要保留真实存在的性质,以便实在可以被主体作为手段加以利用”^{[4] 76}。

费希特确立“自我”绝对地位,却把“自然”作为“非我”整个地放在了自我的对立面。这种做法引起谢林的不满。谢林提出,哲学“发端于一个作为绝对同一而完全不客观的本源。”认识这个本源是理解整个哲学的条件。但是这个东西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两者之间的那个“中立的点”。它是不能用概念来理解和表现的,而只能诉诸直观。这种直观就是“理智直观”。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美感直观”是变得客观的“理智直观”。因此“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6]在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实现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统一,这在浪漫派那里有两个取向:其一指向超越的存在,诉诸主体的宗教情感;其二回到自然,返回天人合一的田园牧歌的生活。

浪漫派的主要内容有二:第一,维护自我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反讽中把整个对象世界作为工具,实现自我、主体的独立性;第二,对当下现实的割裂状态深感绝望,但又无能为力,因此沉湎于绝对的超越者,向往、颂扬自然状态,认为只有在那里才是主客统一的理想家园。从这两点还衍生出浪漫派对天才

的推崇与讴歌,天才不仅是“绝对自我”的化身,而且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建构了一个主客统一的世界。对浪漫派的主要内容有了概要式的把握,考察青年马克思文学作品中展现出的浪漫派议题就具备一个参考系统。

二 主体与对象断裂的冰冷世界

马克思的诗多是写给燕妮的,就连为父亲生日准备的诗集也有一部分是从给燕妮的诗中抽出来的。马克思写诗有着明确的目的:向远方的燕妮诉说自己忠贞的爱。与职业诗人不同,马克思创作这些诗的身份首先是一个爱人。他时而直抒胸臆,时而朦胧写意。不论是侠肝义胆的骑士,还是多愁善感的歌手,不论是双宿双飞般美满,还是有缘无份般遗憾,都是马克思在对自己的爱人倾诉衷肠。在这组爱情颂歌中,有一篇格外醒目:

“她又在对面向这边张望,
我的天哪,真叫人无法忍受。
一个矮个子丈夫,一所黄色的房子,
一个高身材的妻子,干瘪得实在吓人,
为了使想象力不致枯竭,
我只好放下窗帘。”^{[7] 788}

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在这首《致对面的女邻居》中,马克思把现实的生活和想象力构建的生活区分得非常清晰。才子佳人在安逸舒适的生活区中白头偕老,这样的故事如果不是文学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为世人传诵、称道。然而,现实中大多是诸如“对面的女邻居”那样“叫人无法忍受”的生活。沉浸在爱河里的马克思,显然不愿接受这种现实,他“放下窗帘”,把自己关在想象力营造的幻想之中。窗帘内外,隔起了两片天地:一边是冰冷的现实,一边是温馨的梦想。这表明,就算在爱情这个浪漫的话题上,马克思也并不是一味的乐观,他明显体会到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这种体验还表现在叙事诗《卢欣姐》中。在卢欣姐把尖刀插进心窝的那一刹,马克思更是把主体与对象在爱情中的断裂推向了极致。

主体与对象的断裂不仅体现在人的感情生活中,还体现在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上。《致星星之歌》就是一例:

“你们只不过虚有其表,
看上去如同烈火燃烧,
其实你们并没有灵魂,
没有热忱慈爱的春晖在心头照耀。
你们在天空发出嘲笑,

讥诮人们的事业、追求和忧伤；
你们让人们的希望破灭，
让火热的胸膛充满悲凉。

……

即使我们粉身碎骨，
即使我们遭到灭顶之灾，
也没有一棵树会因此而断裂，
没有一颗星星会陨落下来。”^{[7] 551-552}

自然世界冰冷无情，天神压根没有赋予它们灵魂，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自然变得与人休戚与共。它对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无动于衷，甚至表现出嘲笑讥讽。同时，自然没有神性，它面对人世只能冷眼旁观，不能满足人的任何祈求。对象世界整个是绝望的深渊。在这个绝望的对象世界面前，生命处于无根的飘零之中：

“你激动地陷入沉思默想，
澎湃的心潮拍击你的胸膛，
你向永恒的宇宙放眼眺望，
只见宇宙无边，一片茫茫，
在你脚下，在你头上，
天体神妙莫测，无限宽广，
群星转动，无休无止，
千年万载永远明亮，
而你自已只是一个原子，
沉落在宇宙的浩瀚海洋。”^{[7] 728}

不得不指出，马克思在这里恢复了理性个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若要与普遍联系起来，单纯的宗教体验只能是一厢情愿式的自欺欺人。唯有通过参与到具有普遍价值的事业之中，单个的人才具有普遍的属性，他的生命才有其价值。

三 “自我”的崇高地位

诚如我们上面所说，马克思把自己关在想象力营造的世界里。而他之所以选择相信这个想象的世界有其有效性，原因就在于他认同浪漫派对诗与主体的认知。在浪漫派看来，实现主体与对象最原初的统一，与其说依赖理性，还不如说依赖诗、审美。“在诗的里面，不可调和的东西重新汇聚在诗的充满秘密的源泉里。”^[8]在诗的世界里，自我才真正成为其费希特意义上的“自我”。他从自身中创造一个主体与对象和谐一致的世界，从而摆脱了苦难的尘世，升到理想的天堂。马克思在《绝望者的祈祷》中就刻画了这样一个自我：

“如果有个神灵把我的一切夺走，

使我遭到诅咒，失去自由，
他拥有大千世界，我却一无所有！
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复仇！”

“我要高傲地对我自己进行报复，
也要把矛头对准那高踞在上的造物主，
尽管我的力量微不足道，
反正我的善行得不到一点善报！”^{[7] 730}

马克思承认：神灵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可以对人加以诅咒，使人失去自由，让人变得一无所有。但是，人遭遇这些灾难时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他不仅能报复自己，而且能报复那高高在上的神灵。试问：一个能与神灵抗衡的力量是不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是。马克思在这里运用的是浪漫派一贯的讽刺手法。他正是用这“微不足道”的力量，为自己建造起了一个“宝座”。至此以后，任何敌对力量都无法对这宝座的主人造成丝毫伤害。就算至高无上的神能毁掉城墙厅堂，这些东西还是能重新建起来。人的意志与至高无上的神齐平。

但是，纵然人的灵魂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胜利地升到壮丽的苍穹”，让众神感到震撼。但是如若没有爱情的滋养，炽热的心灵还是很容易把自己“烧焦”。这正是《人的自豪》的主题：

“如果两团火交相辉映，
如果两个人心心相印，
如果一个向另一个宣告，
从此不在太空孤往独行——

人们就会听见响彻寰宇的强音，
风神琴就会发出幽婉的和鸣；
祝愿和内心的渴望就会一起燃烧，
永恒的美必将大放光明。”^{[7] 485}

很明显，爱对于马克思心中的自我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关于这首诗，奥古斯特科尔纽是这样解释的：“在《人的自豪》这首歌里，他怀着对燕妮的热烈的和激动的爱向世界挑战，以便把它摧毁。不怕把世界摧毁的战士的英勇形象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希望在衰朽的社会的废墟上建立新社会的未来革命者。”^[9]必须指出，科尔纽在这里犯下了过度阐释的错误。科尔纽希望把马克思的整个青年时期都解释成一个革命家的养成过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这些诗作的解释显得有些削足适履。这首诗与其说展示了“战士的英勇形象”，不如说表现了一个虔诚祈祷的真情爱人；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建立新社会”

会的未来革命者”,只发现了一个为爱高歌的浪漫诗人。有了爱的激流,自我就敢于挑战世界、嘲笑庞然大物、能够“像神一样漫步徜徉”。但如果没有爱人心心相印,他早已被自己的真情“烤焦”。马克思虽然像浪漫派那样刻画了一个卓越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并不是与整个世界对立的“绝对自我”,他在爱情中和这个世界通过爱联系在一起。

四 鄙夷市侩 讴歌天才

在浪漫派那里,“天才”是“绝对自我”的化身。面对充满矛盾的对象世界和沉沦的日常生活,天才钻进艺术的天国,创造了一个和谐的世界。面对有人责骂席勒“傲世出尘,过于清高,该干的日常活儿他却干不了”^{[7] 737},马克思显然不敢苟同。如果说席勒“傲世”、“清高”,脱离日常生活,那恰恰是因为他对日常生活避之不及,何谈沉湎其中。

在讽刺诗“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中,马克思对“天才”的讴歌更加突出。普斯特库亨是一名新教路德宗信徒。在读到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之后,他无法忍受威廉·迈斯特在歌德笔下的堕落生活,匿名发表了同名小说。普斯特库亨的攻击唤起了“道德人士”的普遍共鸣。甚至歌德本人也不得不正面回应由此引发的各种攻击。马克思的这一组讽刺诗表达的正是对这些责难的看法。讽刺诗借助普斯特库亨对席勒、歌德的种种责难,反衬出“道德人士”对艺术的无知。马克思笔下的普斯特库亨愈是对歌德横加挞伐,就愈是反衬出他们对艺术一窍不通。对于以拙劣的模仿来讽刺天才艺术家的这位“废话大师”,马克思最后建议他,“你还是去好好揉面,制作你的糕点吧”^{[7] 742}。

与普斯特库亨相比,更沉沦的是街头市侩。他们对艺术根本没有理解能力。在这些人眼中,为艺术献身的天才是“跟自己过不去”:

“我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过不去,其实只要把礼服扣紧,谁也偷不走你的东西!”^{[7] 788}

市侩则对得失成败斤斤计较,他们想着只要扣紧礼服,就不用担心小偷会抢走自己的东西。这种人当然无法理解“天才”对这个对立的世界有着怎样深刻的体验,为什么会遭受着撕裂般的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和浪漫派突出强调天才的理智直观不同,马克思着力分析的是天才的艺术作品。他透过艺术家个人的具体作品来讴歌天才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如果说前者笼罩着神秘的氛围,后者则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因为不论前面提到的宗教体

验,还是这里的理智直观,浪漫派藉由实现主体与对象统一的这两个路径都渗透着康德以来德国唯心主义体系的神秘主义。主体和对象之间的鸿沟总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得以解决^{[4]57-62}。与这种神秘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颂扬的是在尘世建立功业的英雄。诚如诺瓦利斯所言,浪漫派认为诗建立起了“一个美的人世——世界的家庭——普遍的美的家园。”^[10]这显然不是能够让马克思满足的家园。马克思追求的是成为建功立业的英雄。《海上船夫歌》就是在颂扬建立现世功业的英雄:

“你们尽可戏耍,尽可喧闹,
尽可在我的船边汹涌咆哮,
你们必须把船儿载向目标,
你们要顺从地为我效劳。

……

我击打你们的脊背,
我压倒你们的狂啸,
我的努力定会成功,
我终将制服脚下的巨涛。”^{[7]573-576}

驯服大风大浪的船夫为兄弟报了仇,同时实现了自己目标。他降服幽暗的汪洋,出海归来如同英雄般衣锦还乡。这位英雄没有绝对自我面对至高神灵的尴尬,没有像绝对自我那般陷入“退让屈从”、委曲求全的英雄主义。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坚决反对希尔曼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由于受到浪漫派的熏陶,放弃了中学时代为人类谋福利的职业理想,“迷失在自我陶醉之中,迷失在抽象而又不具体的普遍东西中。”^[11]

五 对黑格尔的讽刺与接受

在前面,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地考察了马克思青年诗作中和浪漫派的重叠与分野。这些毫无疑问构成了马克思接触黑格尔最直接的思想背景。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诗作中并没有对黑格尔表示出什么好感,而是直接挑战了这个披着“晦暗外衣”的神。此时,马克思刚刚在柏林大学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习,只是“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他不喜欢黑格尔哲学“离奇古怪的调子”,甚至视其为“敌人”。

“因为我发现了最崇高的智慧,领会了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无与伦比,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曾长久地探求真谛,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

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7]735}

这首诗之所以讽刺,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以黑格尔的口吻讲述黑格尔的思想,以黑格尔对自己的理解表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把握。黑格尔大胆地宣称,哲学不是“爱智慧”,就是“智慧”。马克思对这种“最崇高的智慧”显然没有好感。这种“无与伦比”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其实隐晦不明。

在整个讽刺诗中,马克思都在嘲弄黑格尔的语言。这表明他还没有领会规范着这种语言的辩证法。所以,黑格尔的语言“错杂纷纭、一片迷茫,”每个人爱怎么理解,就可以怎么理解。到头来,黑格尔说他“讲了一切”,这位读者却说他“什么都没有讲”。当然,马克思作为一个入门读者,集中责难黑格尔的“语言”,这一举动除了透露出他尚不理解辩证法这一消极信息外,还有其积极含义——必须要使哲学摆脱思辨的形而上学。

我们还注意到,尽管马克思只是读了黑格尔的一些片断,就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再次潜入这个思想家的著作,找出其中“真正的珍珠”。我们不禁要问,这颗“珍珠”是什么呢?在第三小节,马克思写道:

“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
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
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
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7]736}

与康德、费希特在太空遨游不同,黑格尔“只求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这就是那颗“珍珠”。我们已经指出:浪漫派及其哲学先驱认定客观现实是割裂的,是苦难的根源。因此他们逃避到宗教情感、自然状态和理智直观中,在那里满足

自己对主体与对象相统一的追求。这导致的是“浪漫派的无根性”,使得“他没有能力在自由抉择的基础上坚持重要的政治理念,他对当前偶然产生的最强大而直接的冲击缺乏内在的抵抗力。”^{[4]56}与此不同,黑格尔在哲学著作中把其强大的现实感、历史感带到马克思面前,青年黑格尔派热衷的宗教、政治话题让马克思真切地感受到把单个自我和全人类联系起来的普遍事业。马克思在这里找到了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的新路。尽管他最终证明这条路也走不通,他在这条路上还是领略到了全新的风景。

[参考文献]

- [1] [德]施莱格尔. 雅典娜神殿断片集[M]. 李伯杰,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6:42.
- [2] [德]施莱格尔. 浪漫派风格:施莱格尔批评文集[M]. 李伯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03.
- [3] [德]黑格尔. 美学:第2卷[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14.
- [4] [德]施密特. 政治的浪漫派[M]. 冯克利,刘确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5] [德]费希特.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 梁志学,沈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9-12.
- [6] [德]谢林. 先验唯心论体系[M]. 梁志学,石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76.
- [7]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德]荷尔德林. 荷尔德林文集[M]. 戴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7.
- [9] [法]科尔纽. 马克思恩格斯传[M]. 管士滨,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0:97.
- [10] 刘小枫. 诗化哲学[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29.
- [11] Günther Hillmann. Marx und Hegel[M]. Europ ishe Verlagsanstalt Frankfurt am Main, 1966:62.

Analysis of the Coincidence and Collision between Young Marx and Romanticism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poems from October 1836 to April 1837

LI Bin-bi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its literary value, young Marx's poems are firstly philosophical world-view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Although Marx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thought and writing-style of romanticism, he was strongly opposite to romanticist way to solv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 through art. So he got in touch with Hegelian philosophy and the young Hegelians. Nevertheless he was disappointed again.

Key words: romanticism; poem; self; world